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04

一盘没放盐的菜

放盐……她叹口气，起身端起盘子上厨房将茄子回锅。

一盘没放盐的菜。张春梅觉得，这极像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。

刘红艳一天里最愁的，也是这顿晚饭。

她是80后，大学毕业，刚结婚不久，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。

刘红艳是从小城市出来的，家里条件不算好，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孙庆芬带着她改嫁，费了老大劲才把她供出来。她读了书，顺风顺水。毕业后她在北京落了脚，又找了个当地的老公，让她妈自豪得很，说是找本地人好，有关系。其实老倪家在北京算是穷的。可是，用红艳她妈的话说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刘红艳能在北京立住脚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

更何况，红艳的工作还是她婆婆帮忙给找的——婆婆的一位麻友牵线搭桥，她在一家公司做了文员。她还能说什么？丈夫长相一般，学历中等，能力也就那回事儿，但刘红艳一毕业就有了工作，虽然倪家穷，但用孙庆芬的话说，那也是成家立业了！她刘红艳只能接受。

公公婆婆都不是坏人，可刘红艳在老倪家过得不算顺心。说白了，还是这个家太穷。

天色暗了，但倪家还没开灯，能凑合就凑合，省电也是省钱。倪家住在平房区，用刘红艳的话说就是贫民窟，周围的民房都越建越高，只有他家始终原地不动，成为贫民窟里的困难户。

刘红艳挎着包走进小胡同，大老远就看见她老公倪俊朝屋里走，大概刚才出来是扔垃圾的。红艳心里有些犯嘀咕，她老公是教育培训公司跑销售的，平时下班比她都晚，今天咋回来这么早。

一进门，饭菜已经在桌上摆好了。一个炒小白菜，里面带点肉丝，肉丝被炸得黑黑的。

红艳嘀咕着：“怎么又是这个菜？”她老公倪俊从屋里走出来，说了一句回来了，就钻进厨房里，半天又端出来一盘豆腐乳。

她公公倪伟民一手端着饭，一手拿着筷子，见到红艳回来，说了一声吃饭吧。不用问，她婆婆吴二琥又是去打麻将了，自从内退之后，她成天围在麻将桌前。

红艳看着桌上的小白菜和豆腐乳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但嘴上又不好说什么，只朝倪俊抱怨道：“你今天下班早，怎么不在稻香村称点蒜肠回来，这干了一天活儿，清汤寡水的，身体怎么能受得了？”

倪俊不说话。倪伟民说：“人家都说了，晚上要尽量少吃，吃多了，只会增加身体的负担，吃出一身病，现在好多人晚上都不吃饭，或者只吃一点儿水果。你搞教育的，这点比我清楚。”

红艳抢白道：“吃水果也行，水果呢？”倪伟民生气似的从冰箱里拿出三根香蕉，说：“都准备好了，吃完饭吃。”

只见那香蕉软软的，皮大部分已经变成棕色。

红艳见了一跺脚，说：“我今天不饿，你们先吃，我去网上看看股票，没准儿长了，能买两斤肉吃吃。”

倪伟民干笑两声，自己吃起来。倪俊在他爸对面坐着，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外面倒是有些邻居的小孩在疯玩，忽然那小孩大喊：“我要吃羊肚子，我要吃羊肚子。”倪俊听了也有些嘴馋。

倪伟民说：“你小子也管管你老婆，一天到晚就想着吃，肚子倒没起色，一天三顿，我都做得好好的，你们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还不满意。不知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，早知道那时候就让你去当兵，我管不了你，部队上能管你。”倪俊还是不说话，他从小话就不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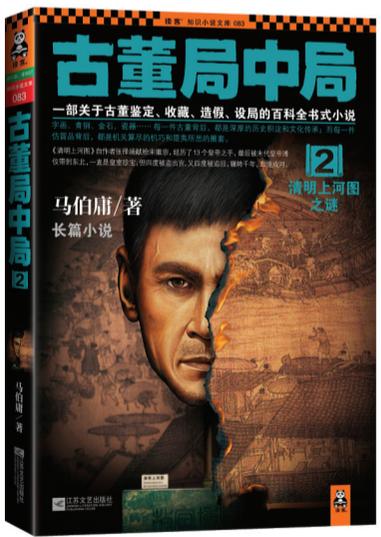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说话你听到没有？”倪伟民有些恼火。

倪俊吃了一口菜，吐出几个字：“你老婆你不也管不了？”

“他妈的。”倪伟民举起筷子要敲他儿子的头。倪俊轻轻一闪，笑着说：“您老小心您的腰。”倪伟民腰不太好。

倪俊扒了两口饭后，把筷子一放说：“行了，您老慢吃，我吃好了。”倪伟民白了儿子一眼，继续细嚼慢咽地吃着他的青菜和豆腐乳。他吃豆腐乳也是一绝，总是小心翼翼地用筷子头朝豆腐乳上点一下，然后放在嘴里慢慢享受其滋味。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41

名画的坎坷经历

去找银号做抵押贷款，贷出现金后把货收到手里，等资金周转开了，再去还钱赎回抵押品。这么做，实际上就等于把积存的货品转换成流动资金，经营灵活，利于资金周转，尤其对一些想收大货的小铺来说非常方便。

樊沪号规模不大，如果要收购像缺角大齐通宝这种级别的古玩，自己出钱风险太大，很有可能走银行贷款的路子。这种贷款，势必要找熟悉的人。听樊老掌柜这句话，显然周顺勋所在的晋京汇银号，是樊沪号常去贷款的渠道。

银行做这种贷款，都会把货物和抵押品信息附在账本的右侧，相关信息有种类、样式、颜色、花纹、质地等，以便查询评估。如果能查到晋京汇银号的账本，说不定里面就有戴熙字帖的详细资料。

而我恰好认识这么一个以收集档案为乐的人……

我匆匆告别了樊波，找了个能打长途电话的地方，给图书馆打电话。

图书馆接电话的时候很不耐烦，我知道他的脾气，也不啰唆，说：“我要查一家叫晋京汇的银号，北京的。我想知道它在1927年至1946年上海分号的古董抵押贷款记录。”

“你的要求还挺多……”图书馆说。“贷款经手人叫周顺勋，贷款人姓

樊，樊沪号的。”
“今天晚上告诉你结果——如果你的钱送到的话。”说完图书馆把电话给挂了。

我又给方震拨了一个电话，让他给图书馆送2000块钱，方震问都不问就答应下来了。

我随便找了一个街边长椅缓缓坐下。今日天气很好，我靠着椅背微微扬起头，让阳光晒在脸上，这时有一股暖洋洋的倦意。就在我即将睡着的时候，腰间一颤，BP机响了一声。

屏幕上显示：“刚得到消息，京港文化交流展览的日程确定了，一个星期后。”到了晚上7点半，我终于无法忍受等待的痛苦，给图书馆打电话，问他查到什么没有。

图书馆告诉我：“查到几点东西，但我先说明白，无论有用没用，钱我可不会退。”我握着话筒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那么激动：“你说。”

图书馆说：“晋京汇银号在1947年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。不过算你小子运气好，其中几年的旧账簿一直扔在某个股东家里，没挪过地方，我之前用收废纸的价收下来了。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十三日，戴老掌柜质押了两件东西，其中一件是缺角大齐通宝，一共贷了50两黄金，3分利息，1个月还清。”

“另外一件是什么？是不是戴熙

字帖？”
“噢？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我的手心顿时变得无比潮湿，声音也变得不一样了：“你看看那行记录旁边，有没有写着一排字。”

银号收了古董做抵押品，都要详细写明它的情况，尤其是像字帖这种容易被裁剪的东西，只要字不太多，都会全文抄录，以免客户赎回的时候货不对号，引起纠纷。

“哦，有啊，字还不少呢。”图书馆念给了我听。

戴熙说，他从前看过一幅号称宋徽宗真迹的《及春踏花图》，但是那幅画画风太差，一看就是假的，而那幅假画上的双龙小印像是真的，戴熙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。今天他去宫里看了《石渠宝笈》里收藏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推测出《清明上河图》差不多缺了1/3的长度，其中包括宋徽宗的签题和双龙小印都不见了。戴熙意识到，很可能《清明上河图》在这之前被人剪走了1/3，裁成若干碎片，分别补缀到其他十几幅赝品里去，《及春踏花图》只是其中一幅。如此的杰作，居然落得残缺不全的下场，真是令人伤心。可是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天子收藏的，他不敢多说什么，只好记在这里，以待后人考证。
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